

主 编 梁羽龙 张海军

世界文学名著经典译林 第一辑

飘

Gone With the Wind

〔美〕玛格丽特·米切尔



中国文联出版社

目 录

第一部分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20)
第三章	(38)
第四章	(60)
第五章	(71)
第六章	(91)
第七章	(127)
第二部分	(133)
第八章	(133)
第九章	(147)
第十章	(178)
第十一章	(189)
第十二章	(195)
第十三章	(210)
第十四章	(224)
第十五章	(234)
第十六章	(245)
第三部分	(252)
第十七章	(252)
第十八章	(277)

第十九章	(293)
第二十章	(310)
第二十一章	(320)
第二十二章	(339)
第二十三章	(346)
第二十四章	(368)
第二十五章	(403)
第二十六章	(419)
第二十七章	(444)
第二十八章	(458)
第二十九章	(475)
第三十章	(488)
第四部分	(504)
第三十一章	(504)
第三十二章	(521)
第三十三章	(537)
第三十四章	(550)
第三十五章	(570)
第三十六章	(591)
第三十七章	(616)
第三十八章	(628)
第三十九章	(649)
第四十章	(661)
第四十一章	(673)
第四十二章	(693)
第四十三章	(707)
第四十四章	(722)
第四十五章	(732)
第四十六章	(752)

第四十七章	(760)
第五部分	(782)
第四十八章	(782)
第四十九章	(795)
第五十章	(816)
第五十一章	(828)
第五十二章	(834)
第五十三章	(852)
第五十四章	(869)
第五十五章	(884)
第五十六章	(893)
第五十七章	(906)
第五十八章	(924)
第五十九章	(932)
第六十章	(948)
第六十一章	(955)
第六十二章	(971)
第六十三章	(977)

第一部分

第一章

斯佳·奥哈拉长得不算漂亮,但是一些被她的魅力迷住的人往往不会理会这一点,就像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那样。她脸上明显体现出父母双方的容貌特征:母亲那种法国沿海地区贵族后裔的优雅;父亲那种肤色红润的爱尔兰人独有的粗野。但这张脸有她吸引行人目光的地方:尖尖的下巴颏儿,方方的牙床骨,不含有一点淡褐色的纯粹的淡绿色眼睛,浓密乌黑的睫毛缀在眼眶,稍微有一点吊眼梢儿,两道又浓又黑的剑眉镶在上面,像在木兰花似的洁白皮肤上描出两道触目惊心的黑线。她那种皮肤倍受南方妇女珍视,她们总是用帽子、面纱和手套小心地将自己保护好,以免被佐治亚的烈日晒黑。

1861年4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她同塔尔顿家两兄弟一起坐在塔拉庄园宅前门廊的阴凉处,那模样就同画中人一样。一件绿花布的新衣裹在身上,裙箍把用料十二码的波浪形裙幅铺展开来,正好跟一双平跟摩洛哥羊皮绿舞鞋相配,那是她父亲刚从亚特兰大给她捎来的。她所拥有的三个县里最细的十七英寸的腰身,在衣服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纤细;刚刚十六岁就有了非常成熟的乳房,在熨贴过的紧身上衣里十分抢眼;她仪态端庄,长裙舒展,一头乌丝光溜溜的,用发网拢成一个发髻,显出一副温柔贤雅的样子,但这些都难以掩饰她真正的本性。一对绿眼睛在那精心故作娇憨的脸上显得那样地爱动、任性、生机勃勃,与她的庄重截然不同。这副相貌是在母亲一贯

的谆谆告诫以及黑人妈妈的严加管教下勉强养成的，真正能显露出她的本色的是她的那双眼睛。

神态悠闲，懒散地靠在她两边椅子上的是那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眯着眼享受着从明亮的长窗里射进来的阳光，齐膝的长靴衬得腿肚子鼓鼓的，悠闲地架着。他们正在闲谈。十九岁的年纪，骨骼高大，肌肉结实，六英尺二英寸的身高，深枣红色头发下是被晒得黝黑的脸庞，眼睛里神采飞扬，射出一股傲气，一般无二的蓝上衣，芥菜色马裤，就像是一模一样的棉桃。

夕阳斜照屋外的院子。在一片新绿背景衬托之下，开着一簇簇饱满的白花的山茱萸被映得闪闪地散着亮光。马车道上拴着哥儿俩的坐骑，都是高头大马，有着和主人头发一般的红色皮毛。一群精瘦、不安于专门猎捕的猎狗围在马腿周围吵闹着，斯图尔特和布伦特不论到哪，都能见到这些猎狗。一条跟随着马车的黑花狗躺在不远处，那神气，就像当上了贵族一样，口鼻全搁在爪子上，不慌不忙地等着哥儿俩回去吃晚饭。

在猎狗、马儿和哥俩之间有一层亲密的关系，就像亲属似的，远比他们那种持久的伙伴关系深。主人的家畜都是那种身体强健，没有其它杂事的幼仔，全部精神饱满，优雅得体，而且油光顺滑，兄弟两个更如那两匹马一样，不仅精力充沛，而且还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但是对一种人却例外，那就是懂得如何驾驭他们的人，对于那种人，兄弟两个一向是脾气温驯的。

这三个坐在门廊里的人虽然天生过着舒适的庄园生活，一出生就是人们细心呵护的对象，但从他们的面上，你是看不出来的，他们并非脸色苍白，也非细皮嫩肉，他们就如同一辈子在忙乎农活的乡下佬一样生龙活虎。佐治亚州北部的克莱顿县的生活还算新奇，而如果用奥古斯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等地居民的眼光来看，未免有点俗气。充满严肃，呆板的南部地区的人们对位于内地的佐治亚人很瞧不起，但在佐治亚北部，对几件要紧的事精通后，就可以了，文章理论上的欠缺不算什么。具体地说，种得出好棉花，骑马的好身手，高强的射击本领，轻盈的舞姿，陪伴女士时的潇洒风度，豪爽的酒量而分

毫不显醉意，都称得上所谓的要紧事。

对于这些“要紧事”，哥俩当然件件都精通，但书本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刑罚，没法接受。他们的无能程度也是同样出众的。他们家的钱、马、奴隶在县里是最多的，可附近大部分穷苦人都比他们腹中的文墨多。

今天下午，正是由于这些，他们两个才会在塔拉庄园宅前门廊里闲坐。他们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这已经是两年内的第四次了，作为他们的兄长的汤姆和博依德也一起回到家中，他们对这所不欢迎他们弟弟的学校不感兴趣。斯图尔特和布伦特视这次开除为一个绝好的笑料，斯佳也一样觉得可笑，因为自从上一年离开费耶特维尔女子学校以后，她从来都不愿接触书本。

“你们两个和汤姆都不在乎被开除，”她说，“被弗吉尼亚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和南卡罗来纳大学赶了出来，如今又是佐治亚大学，一味这样，他可别指望毕业了。”

“噢，他完全能在费耶特维尔的帕马利法官事务所学习法律，”布伦特满不在乎地答道，“再说，这也没什么，我们总要在学期结束之前赶回家。”

“那是为什么？”

“傻瓜，因为战争呀！这场仗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开始，你认为打起仗来，我们还会留在大学里吗？”

“但根本不会打仗，”斯佳面带傲慢之色，“只不过是传闻罢了。咳，艾希礼·威尔克斯和他父亲上礼拜跟爸讲过，我们在华盛顿的官员要同林肯就南部邦联问题达成一项‘友好协议’。不管怎样说，北方佬十分怕我们，根本不敢打，也根本打不起来，我早听烦了。”

“根本打不起来？”兄弟俩高声喊道，就像是上当受骗一样。

“我说宝贝儿，仗是一定要打的，”斯图尔特说道，“北方佬可能怕我们，但前天博勒如尔将军用大炮把他们赶出苏安妮堡以后，这仗就非打不可了，不然就等于在全世界面前宣布它是懦夫。咳，南部邦联。”

斯佳听后十分不耐烦地撇了一下嘴。

“如果我再听见一声‘打仗’，我就到屋里去，关上门。除了‘脱离联邦’这句话之外，最令我厌烦的就是‘打仗’了，父亲早上说，中午说，晚上还要说，来拜访他的老爷们也都喊着什么苏姆特堡呀，州权啊，亚伯·林肯啊，我厌烦得就要喊救命了！小伙子们也似乎都对这个感兴趣，还总谈那个该死的老骑兵连。今年春天也没有任何一个宴会有意思，小伙子们都没什么好谈的。如果佐治亚州是在圣诞前脱离联邦的，那么圣诞节也太煞风景了。还有，如果再听见一声‘打仗’，我就回屋去。”

她可不是随便说说，因为如果别人谈话时不把她作为主题，她是不会高兴的。但她讲话时脸上的笑容依然如故，只是酒窝显得更深了，浓黑的睫毛像蝴蝶翅膀似的扇个不停。兄弟两人自然逃不出她的算计，被她迷倒了，一个劲地赔礼，而且说刚才不该扫她的兴致。他们没有因为她缺乏兴趣而鄙视她，相反倒看重她了，打仗嘛，男人的事，不关女人什么事，于是，这种态度被视为她具有女人特性的最好证明。

她的哄骗得手之后，三人又回到了他们现实情况的话题上来。

“你们被开除，你们母亲怎么说？”

一回想起被大学开除后母亲对他们的管教方式，两人立刻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个，”斯图尔特说，“她还没得到机会讲什么，我们和汤姆今儿一大早就出门了。当然了，母亲当时还没起床，汤姆到方丹家去了，而我们就到这儿来了。”

“那你们昨晚回家她说了什么吗？”

“呵，昨天好运气，我们到家时，妈上个月在肯塔基买下的种马刚好运到，家里忙坏了。那个大畜生可真威风，你一定要让你父亲去看一眼。运来的半路上那马已经啃掉了马夫一块肉，而且还踩了妈派去接站的两个黑人。我们到家之前，马厩差点让它给踢倒了，还有那匹叫草莓的老种马也被踢了个半死。等我们到家时，妈在厩里，居然用一袋糖把它哄得老老实实的，而那几个没用的黑人眼睛睁得大大的，吓得要死。可妈却亲手喂它，就像家里人一样和它说话。要说对

付马，谁也不如妈。她一见到我们就说：‘天，你们这些家伙又到家里干吗？简直比瘟神都要命！’这时候马又开始喘粗气，而且把后腿立了起来，妈就说：‘滚，没见到把马吓着了吗？明天再找你们算帐！’，于是，我们就上床睡觉去了，今儿早上溜了出来，留下博依德应付她。”

“她会打博依德吗？”个子矮小的塔尔顿太太经常威吓已经成了大人的儿子，那是同一县里的人都看不惯的。当然也包括斯佳。如果有必要动手的话，她还会用马鞭抽他们呢。

贝特丽斯·塔尔顿是个大忙人，手下除了种植棉花的大庄园，一百个农奴和八个儿女之外，还拥有全州最大的养马场。她的脾气火爆，经常被那几个孩子烦得够呛，不时，她还会抽打他们几下，尽管她从不让人抽打奴隶和马。

“博依德当然不会挨揍，因为她从来不打老大，再说了，他是我们中最矮的一个，”斯图尔特很自豪地说道，因为他对自己六英尺二的身高很得意。“所以他才被留在家里，天呀，我们都十九了，老妈为什么还要抽打我们，汤姆都已经二十一了，可她还只当我们是小孩子。”

“明天的烤肉宴会你母亲会骑新马去吗？”

“她要去，可爸说太危险了，况且，几个姐妹坚决不让她去，如果她去，至少她应该像个夫人一样坐马车去。”

“希望明天别下雨，”斯佳说，“瞧那晚霞，我没见过比这更红的了。只要看晚霞就可以知道天气了。”

“没错，明天会热得像六月天一样。”斯图尔特应和道。

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到杰拉尔德·奥哈拉那片无边无际的新垦棉田对面红彤彤的地平线上。太阳落到弗林特河那边的山后，映出了一片深红，这温暖的四月也渐显柔和的凉意了。

那一年春天来得格外早，几阵暖洋洋的骤雨之后，粉红的桃花，星点的雪白的山茱萸都绽开了笑脸，暗淡的河沼和远处的群山也花团锦簇。春耕已近尾声，新犁开的佐治亚土地在血红的落日映照下更加红了，它们像饥饿的孩子一样等待着新的棉种。犁沟砂土质的表面现出暗红色，沿沟一带边上随着阴影的变化，分别呈现出朱红、

猩红和枣红。白粉砖墙的庄园宅院像是一汪红色海洋中的小岛，这里汪涛滚滚，变幻莫测，出现各种形状：月牙、曲线……这里不存在又长又直的犁沟。像佐治亚中部平原上的黄色土地或沿海地区的黑色土地，随处都是这种犁沟。在佐治亚北部的丘陵地，为了防止肥沃的土壤被冲入河底，人们总是特意把犁沟开得弯弯曲曲的。

这一片红得刺目的沃土，在雨后尤为红艳，旱时便是铺满一地的红粉砖，故而这里是世上数一数二的棉场。在这里，有着洁白的房屋，和平时代翻耕过的土地，悠悠流过的黄色河流，但同时也是一个阳光灿烂和阴暗深浓形成强烈对比的地方。渴望被种植的空地以及连绵数英里的棉田含笑淋浴在宁静的日光中。一片片的处女林保护着这块田地，即使在炎炎夏日的中午它们也是幽凉的，而且略带神秘，但有着有一丝的不友好，那些松树有着极深的涵养，似在轻声警告着：“小心呀！你们以前属于我们，我们随时能把你们收回。”

伴着得得的马蹄声以及奴隶们尖利的嬉笑声，走廊中的三人意识到干活人和骡马都归来了。屋里斯佳母亲爱伦·奥哈拉柔美的声音飘出，她在呼唤一个提篮子的黑女孩儿。“来了，太太。”后者轻脆地答应着，跟着是一阵脚步声，那是她走向薰腊室的声音。爱伦要去给归来的农奴们分食物。跟着就是一阵叮叮咚咚的类似进行曲一类的声音，这是兼管衣着和膳食的男仆向大家发出的晚饭信号。

同时，这些声音也向孪生兄弟二人发出逐客令，可现在家中的母亲也许是他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人。他们便在塔拉农场外不住地徘徊，急切地希望斯佳邀他们留下来共进晚餐。

“咳，斯佳，说一下明天的事吧，”布伦特首先憋不住了，“虽然我们当时不在，不了解具体的事，但不能光凭这点就剥夺我们跳舞的权利，你一定还没和他们说定吧？”

“恰恰相反，我已经和他们说定了，我可不知道两位公子都会回来呀，我可不敢冒那个险专门等着二位回来，等着伺候两位呀。”

“你会侍候我们！”两人不禁大笑起来。

“看，亲爱的，第一个华尔兹必定由你我完成，而最后一个则是你和斯图的事，之后我们一起进餐，又像上一次一样请金西嬷嬷为我们

算命。”

“别提她，我可不喜欢她给我算命，她居然说我会嫁给一个黑头发、长长胡须的男人，要知道，我根本不喜欢黑头发的男人”。

“让我猜，亲爱的斯佳，你一定喜欢红色头发的男人，对吧？”布伦特傻笑道，“现在，你决定只和我们跳舞，并且共进晚餐，对吧？”

“如果你答应的话，作为奖励，我会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斯图尔特神秘地说道。

“秘密”这两个字就像一个咒语一样一下子使斯佳活跃了起来。

“是不是昨天在亚特兰大听到的消息，你不能说，你应该明白，我们答应过不告诉别人的，你忘了吗？”

“嗯，是皮蒂夫人对我们讲的。”

“哪一位？”

“你应该知道的，是艾希礼·威尔克斯的表姐，皮蒂帕特·汉密尔顿小姐，媚兰和查尔斯的姑妈，她就住在亚特兰大的。”

“噢，我想起来了，是那个呆头呆脑的老太婆，她也许是我今生所见过的最傻的人了。”

“没错，就是她，说来也巧，昨天我们正在车站等着回家的火车，她的马车正从车站经过，她跟我们闲聊了几句，就是那个秘密，在明晚威尔克斯家的舞会上她要宣布一门亲事。”

“啊，就是这个呀，我已经知道了，”斯佳略带失望地说道，“就是她那个傻乎乎的侄子查理·汉密尔顿跟霍妮·威尔克斯。这些年来都在传闻他们快要结婚了，尽管他们本人好像不知道一样。”

“你真那样认为吗？”布伦特问道，“去年圣诞你可是让他像蜜蜂一样围着你乱绕呢。”

“我也没办法让他停下来呀，”斯佳满不在乎地答道，“他这个人一点男子气都没有，更没有风度。”

“亲爱的，我不得不告诉你，明天并不关那个傻瓜什么事，”斯图尔特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明天要宣布艾希礼和查理的妹妹媚兰小姐订婚的事呢！”

看上去斯佳没什么变化，但她的嘴唇却变白了，似乎冷不防地受

了当头一记重击，起初她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不自觉地颤抖，也许是还没回过神来吧。但她毕竟是一个有着“良好涵养”的女人，所以她注视斯图尔特时的脸色依然像湖水一样平静，以致那个只精通于“要紧事”的家伙毫无察觉，仅仅认为她是一种兴趣或是惊讶呢。

“因为媚兰小姐最近身体一直不太好，他们本来打算明年才向大家宣布订婚，但你知道现在到处都在谈论跟战争有关的话题，这样，尽早成婚就成了两家共同的选择，要在明天的宴会上宣布的。好了，斯佳，这个秘密你已经知道了，那么明天晚上，你应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吧。”

“好吧，我一定会的。”斯佳答道。

“而且一起跳舞，所有的。”

“所有的，没错。”

“太好了，别的小伙子一定会气得发疯的。”

“随他们去吧。”布伦特说，“他们对我们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等着看吧。斯佳，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明天上午的野宴我们也坐在一起吧！”

“对不起，你说什么？”斯佳似乎有些走神。

斯图尔特又诚恳且耐心地重复了一遍。

“当然可以了。”

兄弟二人都略带惊讶地望着对方，但主要还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汇集在脸上。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斯佳所认可的追求者，但这样轻易地得到她的同意，对他们来说也许还是第一次。以往他们只能乞求她，而她也总是在敷衍他们，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行或不行的态度，在兄弟二人不高兴时总以一个微笑带过，而当他们发怒时，只要她略显冷淡，兄弟二人便拿她没有什么办法了。然而现在，她答允了他们所有的请求，显然是不假思索的。答应野餐时和他们坐在一起，和他们一起跳所有的舞，而且还一起吃晚饭，有了这些承诺，就算是被大学开除，也值了。

无尽的热情随着他们的成功涌了出来，于是一大堆新的话题，关于第二天的野餐会，艾希礼·威尔克斯和媚兰·汉密尔顿……他们似

乎在尽量多讲话，像发表演讲一样，之后就是一阵阵的狂笑，不过话语中有很大部分都在暗示斯佳留他们吃饭，但直到最后，斯佳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似乎只差留他们下来吃饭，但她最终还是没有讲出来。不知不觉中，气氛有些变样了，兄弟两个只觉得那种神采飞扬的情景已经不存在了，它消失得那样悄然，以至于兄弟两个也不知道它是怎样消失的。不管他们在说什么，斯佳好似并不在意，但她的回答也并不离谱。兄弟二人也已感到一种若隐若现的东西，使他们感到十分扫兴，他们又赖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才不得不起身看了看表，决意要回家去了。

太阳低低地照在那边新翻过的田地。高高的林木也在幽暗的阳光下显得轮廓不那么分明了，燕子在空场上迅速地飞来飞去，鸡、鸭都以自己独有的行走方式从田间回来了。

斯图尔特吆喝了一声：“詹姆斯！”很快，从房子附近跑出来一个黑人家仆，气喘吁吁地向两匹拴着的马跑去。他曾是他们儿时的玩伴，而自从他们十岁生日那一年，他便归他们所有了，成了他们的贴身佣人，紧随着他们。而那猎狗也一跃而起，毕恭毕敬地等候主人到来。两人很有礼貌地同斯佳道别，很快和詹姆斯一起下了便道，并不住回过头来向斯佳致意，大概是恋恋不舍吧。

沿着尘土飞扬的大道一直走下去，拐了一个弯便见不到塔拉农场了。在一丛山茱萸下，布伦特首先勒住了马，后面的斯图尔特也勒住了马，詹姆斯趁机赶跑几步追了上来。马儿闲来无事，悠闲地啃着路边的青草，猎犬也只好重新拥入大地的怀抱，抬头仰慕着飞来飞去的燕子。一种迷茫和气恼的神态浮现在布伦特那似是老实的脸上。

“唉，我说，你认为她是想留我们吃晚饭吗？”

“本来我是这样认为的，”斯图尔特答道，“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一直不说出来，我可急坏了，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我可一点也不理解，理论上讲她应当留我们吃饭的。不管怎么说，我们这是回来的第一天，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已经积攒了很多话要和她说呢。”

“要我说，她刚见到我们时是很高兴的。”

“没错，是这样。”

“不过，大约半小时以前她似乎有点头痛，就不怎么说话了。”

“嗯，我也注意到了，她会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呢？”

“太难以理解了，我们似乎没说什么让她生气的话呀。”

两人默默思量了一阵。

“天，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她生气时从不像别的女孩那样默不作声，而是肯定能让别人看得出来。”

“没错，这就是她的可爱之处，如果你做了什么或是说了什么令她不高兴的事，她向来都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不会冷冰冰的绕圈子；但她会作出不舒服的样子，然后就不作声了。我敢打赌，她刚见到我们时很高兴并且愿意我们留下来吃晚饭，一定是的。”

“难道是因为我们被开除了吗？”

“别说蠢话了，她听到这个消息时，还在若无其事地笑呢。何况，她对于读书这种事与我们同样不重视啊。”

布伦特转过身大声地叫那个黑人随从：“吉姆斯！”

“是，少爷。”

“你听见我们和斯佳小姐的谈话了吗？”

“哪有呀，布伦特先生！我们下人怎么敢偷听你们的谈话呀！”

“天啊，你们这些黑鬼，你明明在撒谎，你难道没有蹑手蹑脚地绕过走廊拐角，然后躲在墙边的茉莉花下吗？现在，老实说，我们说了什么话让斯佳小姐那么生气呢？”

眼见事情败露，吉姆斯也不打算再隐瞒，似乎想了起来。

“没有呀，我看她见到你们很高兴，像只可爱的小鸟一样，而且看得出，她很记挂你们噢。后来提到艾希礼先生和媚兰小姐订婚的事，她才像被冻住了一样没了声息。”

兄弟两人同时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可是不了解原因。

“他说的没错，是从那事之后，可我还是不明白。天呀，艾希礼和她有什么关系？最多算个朋友罢了，她应该对我们感兴趣，而不应该是艾希礼那个家伙。”斯图尔特愤愤地说道。

布伦特不住地点头称是。

“或许，她并不是在意艾希礼要和什么人结亲，而是只有她还不知道这件事，而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姑娘们对于先后顺序总是看得特别重的。”

“可能吧，不过这本来就是一个要保密的事情嘛，为的就是让人大吃一惊嘛。如果不是媚兰的姑妈，我们又怎么会知道呢？况且，威尔克斯家和汉密尔顿家一向都是中表联姻，艾希礼是迟早要娶媚兰的，同霍妮·威尔克斯要和媚兰的兄弟查尔斯结亲一样，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吧！”

“够了，够了，我不想再听了，让我惟一感到遗憾的就是她没留我们吃晚饭。但我现在不想回去看妈的面孔，她发怒的样子实在太可怕了，要知道，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学校开除了。”

“博依德那个讨厌的矮子，你绝不能小看他的口齿，不管妈有多大的火气，他都能给平息下来，这次也一定不例外。”

“这倒不假，不过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他要不停地和妈绕圈子，一直到妈十分厌烦了，不得不做出让步，他才能把精力转移到律师的行当上去。不过现在，也许他还在努力地筹措发言稿呢。要我说，那匹新来的马一定还让妈感到兴奋呢，只有坐下来吃饭时见到那个矮子，她才会想起我们被从学校开除回家了。晚饭吃完之前，她的怒火会越来越旺的，要想让博依德有机会把事情告诉她，那要等到十点以后了。校长以那样的方式训斥我们两个，那我们两个如果有谁再留在那鬼学校就太没面子了。不过博依德应该能转变妈的态度，妈会对校长大动肝火，而且会责怪博依德为什么不一枪打死他。不到半夜是不行的，所以半夜之前我们别回家。”

兄弟二人相对望望，谁也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他们对于很多东西是无所畏惧的，像打架斗殴，烈性的马匹，以及邻里的指责，他们从来不放在心上。不过，惟一能使他们感到颤抖的就是他们那位红头发的母亲以及那条经常抽打在他们屁股上的马鞭。

“我说，我倒是有一个好去处，”布伦特说，“威尔克斯家的艾希礼和姑娘们会欢迎我们在那里吃晚饭的，我们就到那里去。”

然而斯图尔特却是一脸的不情愿。

“我想还是换一个地方吧，他们正在忙活着明天的野宴呢，更何况……”

“咳，我给忘记了，那我们换一个去处吧。”布伦特连忙答道。

两人默默地催马向前行了一阵，夕阳把斯图尔特带回到了美好的回忆之中，他的脸上也逐渐地放出光彩来。直到去年夏天，斯图尔特一直在追求一位冷静含蓄的姑娘——英迪亚·威尔克斯。双方的家长以及全县的人都认为她会对他起到一种镇定作用，他们一直在期待着这样。本来也是挺好的一件事，但布伦特不愿意。兄弟二人第一次在兴趣上发生了分歧。因为英迪亚太过温柔平淡，无法让他产生爱情，因此对于斯图尔特看中这样一位平平无奇的姑娘，布伦特感到大为气恼。

后来，斯佳出现在他们的世界里。那是去年夏天在琼斯博罗橡树林里的一个政治演讲会上，他们惊奇地发现斯佳已经成为一个大姑娘了，几乎是全世界最迷人的一个。要知道她小时会骑马，爬树，比任何一个男孩子都不差，她是一个十分好的玩伴。

同时，他们第一次注意到她妖媚的绿眼睛，迷人的酒窝，娇小的手脚以及细得不能再细的腰肢。显然，她对于他们的赞美感到十分高兴，而他们也自认为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是十分出众的，为此他们不禁有些飘飘然了。

那一天是兄弟二人的纪念日，但他们有一个问题始终想不通：以前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她的美貌，为什么会恰恰在那一天。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一种女人的占有心理，她不能容忍斯图尔特和英迪亚在一起，那会让她十分难受，不仅如此，她还顺手牵羊地连布伦特一起猎取了过来，现在，兄弟二人已经被她牢牢地握在手心里。

坠入情网的两个人决定忠诚于爱情，于是英迪亚·威尔克斯以及布伦特曾经有意无意追求过的那位莱蒂·芒罗——一位来自洛夫乔伊的姑娘，都被扫出了他们的大脑。然而对于一些现实的问题，例如斯佳会选择哪一个，另外一个怎么办，哥儿俩从来不管，车到山前必有路嘛。好在兄弟两个没有什么嫉妒心理，倒也相安无事，但是邻居们可有些不同的看法，他们的母亲也十分恼火，她觉得斯佳不怎么讨

人喜欢。

“如果那个绿眼睛的小妖精选中了你们中的一个，那就有她受的，”她说，“如果万一不幸你们俩个都被选中，那去犹他州做摩门教徒也许是惟一的解救方法。但我更担心的是她根本看不上你们两个。也许过不了几天，你们就会被她弄得神魂颠倒，到时候要用枪杆子解决问题。不过，那倒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那次演讲会对于斯图尔特来说是一个转折点，那以后他每见到英迪亚都会觉得不安，但并非因为她的责备以及暗示给他的一些东西。他十分爱英迪亚，到现在也没变，他也曾用尽办法让英迪亚爱上自己，一直到如今。也正是由于这些，他隐约感到自己像一个小人，与他本身的高贵教养不相配。英迪亚文静的仪表、学识教养都让他十分尊敬，但一和那个绿眼小精灵比起来，她就只剩下呆板和平淡了，毫无那种光彩照人的气质。还有一点，同英迪亚在一起你会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但与斯佳在一起你会很难做到这一点。这种无法自控的烦乱对于男人来说是一种无尽的魅力，有控制一切男人的力量。

“听斯佳说凯瑟琳已经从查尔斯顿回来了，不如我们去凯德·卡尔弗特家去吧，她应该能给我们带回一些关于萨姆特要塞的消息。”

“放心吧，她不会知道的，她只关心那些舞会以及她招来的情人，她甚至连被塞在了海港里也不知道，更不知道那里最初全是北方佬，后来全被咱们赶跑了。”

“你不觉得去听一听她胡聊也很有意思吗？那里也是一个相当好的避难所，我们至少要挨到老妈上床睡觉之后再回去，不是吗，我亲爱的兄弟？”

“太棒了，凯瑟琳很有意思，我很喜欢她，顺便我也想问一下卡罗·莱特以及别的查尔斯顿人的一些消息，但如果还要与她那位北方继母一起吃饭，布伦特，我宁可回家去挨鞭子。”

“不要对她太过苛刻，斯图，她没有什么恶意的。”

“我没有那个意思。不过，我曾经为难过她，但我也不想那样。她总想让你自在舒适，但她偏偏让你反胃。一个那样的人总在你的